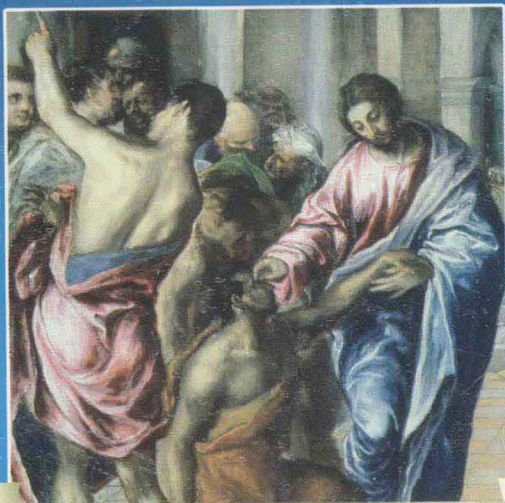




〔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阿彭◎译



卡拉马佐夫兄弟

KALAMAZUOFUXIONGDI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俄罗斯] 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阿彭◎译



卡拉马佐夫兄弟

KALAMAZUOFUXIONGDI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卡拉马佐夫兄弟/(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著;阿彭译. —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2012.5

ISBN 978—7—5469—2412—0

I. ①卡… II. ①陀…②阿…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79900 号

卡拉马佐夫兄弟

-
- | | |
|------|---|
| 著 者 | (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 |
| 译 者 | 阿 彭 |
| 责任编辑 | 严国仁 |
| 出 版 |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路7号 830011) |
| 发 行 | 新华书店 |
| 印 刷 |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
| 开 本 | 700mm×1000mm 1/16 |
| 印 张 | 45 |
| 字 数 | 716 千字 |
| 版 次 |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5469—2412—0 |
| 定 价 | 89.80 元(全三册) |
-

导 读

陀思妥耶夫斯基，原名叫费多尔·米哈依洛维奇（1821—1881），俄国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奠基人。出生在莫斯科的一个医生家庭，毕业于彼得堡军事工程学校。主要代表作是《罪与罚》（1866）、《白痴》（1868）、《少年》（1875）、《卡拉马佐夫兄弟》（1879—1880），这些作品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荣誉，使他的影响可以与托尔斯泰相比肩。

陀思妥耶夫斯基被世人誉为出色的心理描写大师。他擅长用各种形式（包括虚幻怪诞的形式）揭示人的二重性，揭示人心灵深处善与恶之间的不断斗争。在这本小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成就达到了新的高峰。作家按照自己称之为“接近虚幻的现实主义”的美学观点，“选取最奇特的现象”（畸形的父子、兄弟关系和弑父案）作为创作素材，把主人公放到“最奇特的外部的和心理的境界”，然后以敏锐的洞察力和惊人的准确性刻画人物的精神状态。《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俄国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小说的主要内容是根据一桩真实的弑父案而写的。主要人物为旧俄外省地主卡拉马佐夫和他的儿子们：德米特里、伊凡、阿辽沙及私生子斯麦尔佳科夫。

这部小说的主要内容是：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为了谋求财产和地位，曾两次结婚。他生活糜烂，自私贪婪，甚至奸污疯女丽莎。晚年的卡拉马佐夫，成为外省县城里的一个富裕地主和高利贷者。他有三个儿子。长子德米特里是一个退伍军官，他和未婚妻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一起来到县城，向他父亲索取母亲留下的遗产。但是，德米特里却爱上了县城里的艺妓格鲁申卡，而他的父亲对格鲁申卡竟也有了非分之想，德米特里为此与父亲发生了冲突，并想杀死自己的父亲。二儿子伊凡充当了父兄之间的调解人，在调解期间，却与哥哥的未婚妻互相爱慕起来。由于伊凡崇尚理智，把人人可以为所欲为作为自己的处世原则，出于这种思想，他把父兄比作两条相互撕咬的毒蛇。他的这些思想却被一个怀有肮脏卑鄙的灵魂、公然声称为了个

人利益可以背叛自己信念的斯麦尔佳科夫所接受。三儿子阿辽沙纯洁、善良，深受大家的信任和喜爱，尽力劝慰由于情欲而处于疯狂状态的父亲和哥哥。

由于德米特里想向父亲要三千卢布，在一天晚上，当他发现格鲁申卡不在家，便跑到父亲那里去找她，而格鲁申卡并不在那里。当他看到父亲时，心中尽管燃起怒火，却并没有伤害他。他听说格鲁申卡与她过去的情人到莫克洛叶去了，这让他对格鲁申卡的爱情彻底绝望了，便准备到莫克洛叶和格鲁申卡见一面后自杀。不料格鲁申卡对她并不是出于爱情，而是为了钱而来找她的情人非常失望。她一见到德米特里便将自己过去的情人撵走，宣布将永远爱他。这时，县警察局长和法官赶到莫克洛叶，指控德米特里因犯有杀父之罪，而把他逮捕了。

原来斯麦尔佳科夫预见到德米特里可能要杀害他的父亲，他那时便可以窃取老卡拉马佐夫的三千卢布，并可以嫁祸德米特里，他便佯装癫痫发作。在德米特里到家找格鲁申卡的那天晚上，当斯麦尔佳科夫听到动静后，便马上到老卡拉马佐夫的房间里，发现他并未受到伤害。为了偷走三千卢布，他用铁镇纸把他打死后，回去继续装病。案发后，伊凡开始愿意相信杀父的是德米特里。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终于向斯麦尔佳科夫了解到他父亲被杀的详情，便决定要在法庭上告发，而斯麦尔佳科夫则在开庭前夕自杀了。开庭时，德米特里一再声明他不是凶手；伊凡也作证：杀害老卡拉马佐夫的是斯麦尔佳科夫，但由于伊凡的证据不充分，法庭判决德米特里流放西伯利亚 20 年。经过这一系列的事件后，德米特里想到人们所受的苦难，内心涌起想为大家做些事以减轻人们痛苦的愿望，在精神上得到“复活”，表示要“通过痛苦洗净自己”。阿辽沙相信德米特里的清白，赞成伊凡帮助德米特里逃走计划。他暂时还留在县城照顾两个哥哥，以后将根据佐西马长老临终时的嘱咐，离开县城。

本书的译者耿济之是一位成果卓著的翻译家，他的这个译本在解放前出版过，我们为了方便同学们学习英语，把早已过世的耿先生的大作拿过来，略加修改，便出版了。耿老先生九泉下若能知道，他的译本还在为晚辈们的英语学习而发光发热，应更加感到欣慰。

第一部



第一卷 一个家庭的历史

第一节 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

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是我县地主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的第三个儿子。老费多尔在整整十三年以前就莫名其妙地惨死了，那段公案曾使他名闻一时（我们县里至今还有人记得他哩）。关于那个案子，请容我以后再细讲。现在我所要叙述的，就是这位“地主”（我们县里这样称呼他，虽然他几乎有生以来从来也没有在自己的领地上住过），这是一个虽然古里古怪、但是时常可以遇见的人物，是一个既恶劣又荒唐，同时又头脑糊涂的人的典型。不过，他这类糊涂人却会非常高明地经营他自己的财产，而且大概也只有在这类事情上十分在行。譬如说吧，费多尔·巴夫洛维奇起初差不多什么也没有，他是个最起码的小地主，常跑到别人家去吃闲饭，抢着做人家的食客，但在他死的时候，却积攒了十万卢布的现钱。不过尽管如此，他仍旧一辈子都可以说是我们全县中一个头脑最不清晰的狂人。我还要重复一句：他并不愚蠢；这类狂人大都是十分聪明和狡猾的。他只是浑噩，还是一种特别的、带有民族特色的浑噩。

他结过两次婚，有三个儿子，长子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第一位太太生的，其余两个，伊凡和阿历克赛，是第二位太太生的。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的第一位太太出身在有财有势的贵族米乌索夫家，也是我们县里的地主。一个富有嫁资，既非常聪明美丽，又是活泼愉快的小姐，怎么竟会嫁给这种像人们常叫的，不值钱的“废物”，我也不多说了，因为这种事在我们这一代里并不稀罕，过去时代也发生过。我还认识一个女孩子，也是属于过去的“浪漫派”一代的，她对于一位先生暗暗爱了好几年，本来可以用极安静的方式嫁给他的，结果却因为自己认为障碍无法克服，在一个狂风暴雨的夜里，从巍岩般的高岸上投入很深很急的河里自杀了。她这样做也是由于一种怪念

头，那就是为了模仿莎士比亚的奥菲莉亚。假使她早就看中的那个心爱的岩石并不是多了不起的好景致，假使这一带是平淡无奇的平坦河岸，那么，她也许根本就不会自杀。

这是千真万确的实事，我们应该想到，在我们俄罗斯的生活中，在最近几十年里，这一类的事情的确发生了不少。所以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米乌索娃的行为无疑地是受了别人的流风的影响，也是由于气愤所致。她也许想表示妇女的独立，反对社会的压迫，反对自己宗族和家庭的专制，而容易唤起的幻想又使她相信（哪怕只是在一瞬间），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尽管被人叫做食客，仍是日趋进步的时代里一个大胆和最好嘲弄的人，而其实，他只不过是一个恶毒的丑角，别的什么也不是。更有意思的是这事居然落到了私奔的结果，而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却以为十分荣幸。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对于这类意外奇遇，即使从他的社会地位来说，当时也是求之不得的，因为他巴不得早日成家立业，为此甚至可以不择手段；攀一门好亲戚又能取得嫁资，是一件十分诱人的事情。至于说到双方的爱情，无论是新娘方面还是他这方面，大概是全都没有的，尽管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还很有几分姿色。所以这个事件在费多尔·巴夫洛维奇一生中，也许可以说是一件唯一的特殊事件，因为他一辈子最为好色，只要女人一招手，就会马上拜倒在任何一条石榴裙下，可是偏偏只有这个女人在色情方面却一点也不能使他感到兴趣。

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在出奔后立刻发觉她对于丈夫只有轻蔑，并无其他感情。所以婚姻的后果很快就暴露了出来。虽然家里居然很快地对这件事默认下来，给出奔的姑娘分出了一笔嫁资，但是夫妇之间开始了最无秩序的生活 and 没完没了的争吵。有人说，年轻的夫人当时所表现的尊贵和高尚，是费多尔·巴夫洛维奇万万比不上的。现在才知道，在她拿到钱以后，他把数达两万五千卢布之多的款子立刻一下子全部抓了过去，所以在她来说，这几万卢布从那时候起简直就等于扔到了水里。在她的嫁资中，还有一个小庄园，和一所相当好的、城里的房子，他长时间地千方百计想通过办成一种相当的手续，弄到自己的名下；只要凭着他无时无刻不使用的那种无耻的勒索和苦求的手段，来引起自己夫人对他的轻蔑和厌恶，好在她精神疲劳时为了摆脱他而答应下来了事，他原是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但是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娘家出来干涉了，终于万幸限制了强夺的行为。

人们都清楚，他们夫妇之间时常发生恶斗，但是，据说动手殴打的不是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却是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一个暴躁、敢作敢为而缺乏耐性、身强力壮而脸色微黑的太太。最后，她终于抛弃了家庭，离开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同一个穷得快要活不下去的宗教学校的教员私奔了，给

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留下了三岁的米卡。费多尔·巴夫洛维奇马上就在家里养了一大群女人，大肆酗酒放荡。间或清醒时，他就走遍全省，含着眼泪对一切人抱怨抛开他的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还说出一些做丈夫的羞于出口的闺房琐事。这主要是因为他对于在众人面前扮演一个可笑的受了辱的丈夫的角色，有声有色地描写关于自己所受耻辱的细节，似乎感到愉快，甚至引以为荣。

有些好嘲笑人的人对他说：“人家以为您，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加官晋爵了，所以您不管怎样悲痛，还是十分得意。”许多人甚至补充说，他喜欢以丑角的新姿态出现，为了招笑，故意装出这副样子，似乎毫不在意自己的滑稽处境。谁知道呢，也许他那种样子确是出乎天真。他后来发现了私奔女人的踪迹。这不幸的女人同她的宗教学校教员到了彼得堡，在那里肆无忌惮地彻底“解放”起来。

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立刻张罗着，预备动身到彼得堡去。为了什么？——自然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也许他果真当时会去的，但是一作出这样的决定以后，他立刻认为自己有一种特别的权利来重新不顾一切地纵酒豪饮一番，据说这是为了在旅行以前，壮壮胆量。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夫人娘家接到了她在彼得堡去世的消息。她好像死得很突然，就在一间阁楼上，有些人传说是由于伤寒，另一些人传说是饿死的。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听见他夫人噩耗的时候正喝醉了酒，据说当时他跑到街上，快乐得双手朝天，开始呼喊：“这可好了！”还有的说：他像一个小孩子似的痛哭了一场，而且听说哭得连对他十二分厌恶的人看了也要觉得可怜。实际上也许两种情形都有，一方面是为自已获得自由而喜悦，另一方面则为对方痛哭，两者兼而有之。在大多数情况下，一般人，甚至坏蛋，也常常比我们通常所认为的要天真烂漫得多。包括我们自己也是这样。

第二节 被扔在一边的长子

这种人能够成为怎样的导师和父亲，自然可以猜想得到。在他这种父亲身上，该发生的事自然也就发生了，那就是说他完全抛弃了和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所生的孩子，这倒不是因为恨他，也不是由于什么夫妻反目，而仅仅是因为完全忘掉了他。在他用眼泪和诉苦惹大家讨厌，同时把自己的住宅变为淫窟的时候，这三岁的男孩米卡由这家的忠仆格里戈里照管着，假使当时没有他来关心，也许都没有人来替这小孩换衬衣。

偏巧，最初孩子姥姥家的亲属好像也忘记了他。他的外祖父，就是米乌



索夫先生，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的父亲，当时已经不在人世；他的守寡的夫人，米卡的外祖母，搬到莫斯科去了，病得很厉害，姊妹们又都出阁，所以差不多整整有一年工夫，米卡只好呆在仆人格里戈里那里，住在仆人住的小木屋里。其实就算爸爸想起他来（真的，他是不能不知道有他这个人的），也会再把他送进小木屋去的，因为小孩终究会妨碍他胡作非为。但是结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死者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的堂兄彼得·阿历山德罗维奇·米乌索夫从巴黎回来了。他后来曾一连在国外流寓多年，在当时还很年轻，但却是米乌索夫家的一个突出人物，很文明，有都市气，外国派，而且终身有欧洲习惯，晚年时成为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的自由派。他在自己长期的经历中，经常和那个时代国内外许多思想最自由的人来往，亲身见过蒲鲁东和巴枯宁，到他漂泊一生的晚年，特别爱回忆和讲述一八四八年巴黎二月革命三天里的情形，还暗示说他自己也几乎参加了巷战。这是他想起来就特别愉快的年青时代的一个回忆。

他有自己的产业，照以前的算法，大约有一千个农奴。他的肥美的领地就在我们的小城外面，和我们的修道院的田地毗连。彼得·阿历山德罗维奇还很年轻，刚刚取得遗产的时候，就一下子和修道院打起了永远没法完结的官司，争夺什么在河里捕鱼或者森林中砍柴之类的权利，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但是和“教权主义者”打官司，他甚至认为是作为一个国民的文明义务。在他听了关于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的全部情况（当然这是他记得，甚至有一个时候很注意的），又打听出还有米卡留下来以后，虽然他对于费多尔·巴夫洛维奇新添了极大的愤怒和蔑视，还是立刻过问了这件事。他当时和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初次见面。他对他率直地说，愿意把这孩子领去由自己教养。以后有好久，他把当时情况当做新鲜事向人讲述，说他同费多尔·巴夫洛维奇提起米卡的时候，对方曾一度装作完全不明白讲的是什么孩子的样子，而且好像有点奇怪，在他家里居然还有一个小儿子。即使说彼得·阿历山德罗维奇的叙述有点夸大，那也总该有一些是实情。

实际上，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生平就爱做戏，他会无缘无故在你面前扮演一个意外的角色，特别是这种做法有时并没有任何必要，甚至对于自己也不利，譬如目前那件事就是这样。不过这类特性确是大多数人，甚至是十分聪明的人所共有的，不仅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如此。彼得·阿历山德罗维奇热心地进行着这件事情，甚至和费多尔·巴夫洛维奇一起充当小孩的监护人，因为母亲身后还遗留下小小的财产、房屋和领地需要处理。米卡确曾到这位舅舅家去住过，但是后者没有自己的家庭，又因为他刚刚把事办妥，自己庄园的银钱收益有了保障，就立刻又忙着到巴黎去久居，

所以就把孩子委托给了他的堂婶，一位莫斯科的太太。恰巧他在巴黎住得很久，竟忘记了这个孩子，尤其是在二月革命来临的时候——那次的革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一辈子也不能忘记。后来莫斯科的太太死了，米卡转到她的已出阁的一个女儿手里。大概他以后还曾第四次换地方。对于这，我现在先不谈它，况且关于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的这位长子还有许多话要讲，现在只能先说一点他身上最必要的情况，不说这类情况，我这部小说就没法开头。

第一，在费多尔·巴夫洛维奇三个儿子当中，唯有这位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一个从小就可以相信他总还多少会有点财产，一到成年，就可独立。他的幼年和青年漫无秩序地过去了；中学没有读完就进了军事学校，以后到高加索服军职，因决斗降了级，服满军职后，时常酗酒，糟蹋了不少银钱。在成年以后才从费多尔·巴夫洛维奇那里拿到一些钱，在这以前却欠了许多债。第一次和他父亲费多尔·巴夫洛维奇认识和见面，是在成年后特地到我们这里来和他父亲清算财产的时候。

大概他当时对于父亲并不喜欢；他住在他家不久，拿到了一点点款子，并且和父亲约好以后领取庄园收入的办法，很快就走了。至于这庄园究竟有多少收入，值多少钱，他这次却始终也没能从费多尔·巴夫洛维奇那里得到确实的回答——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当时一下子就注意到——这也是应该记住的，米卡对于自己的财产抱着虚夸的、不正确的观念。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很满意这一点，因为他另有打算。他只觉得这年轻人轻浮，暴躁，无耐性，有欲望，爱喝酒玩乐，只要能抓到一点什么，马上会安静下去，当然安静的时间不会长久。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开始利用这一点，用一些小赠与，偶尔寄去一点款子应付他。

后来终于发生了一件事情：过了四年之后，米卡失去了耐性，第二次又到我们小城里来，准备和他父亲算清一切，但是使他万分惊讶的是，他忽然发现自己已经什么也没有了，甚至都很难算清，他早已向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取尽了他的财产的全部价值，支完了钱款，也许反倒欠着他父亲一些。又根据某年某月他自愿签订的那几件契约，他已经没有再要求任何钱款的权利了。年轻人很惊讶，疑心内中有诡计和欺骗的情形，几乎发起火来，好像失去了理智。就是这件事引起了一个大惨剧，对于这惨剧的描写将成为我这第一部序幕性质的小说的主要内容，或者说是这部小说的轮廓。但是在转到正文以前，必须再讲讲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另外两个儿子，米卡的兄弟，并且说明他们是从哪里钻出来的。

第三节 续弦和续弦生的子女

费多尔·巴夫洛维奇把四岁的米卡脱出手去以后，很快就续了弦。这一段婚姻生活过了八年。他这第二位太太索菲亚·伊凡诺芙娜也很年轻，是从别省里娶来的，他为了一桩包工的小事情，和一个犹太人结伴到那边去了一趟。费多尔·巴夫洛维奇虽然荒淫，酗酒，闹事，却从不耽误各项投资，事情总是办得挺顺利，虽然差不多永远带点儿卑鄙。索菲亚·伊凡诺芙娜是“孤女”出身，从小就失去了双亲，是一个愚蠢的教堂执事的女儿，生长在恩人养母，同时也是折磨者，有名望的老将军夫人，伏洛霍夫将军的寡妻的富有的家庭中。详情我不知道，只听说这温良娴淑，天真无邪的养女有一次曾在阁楼的钉子上系绳上吊，被人救了下来，可见她是怎样地难于忍受这位老妇人的任性和没完没了的责备了，其实老妇人并不见得多么凶恶，只是因为闲着没事干，才成了一个使人受不了的女阎王。

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前去求婚，人家打听清楚他的来历，就把他赶走了。于是他又照第一次结婚的办法，向孤女提议私奔。假使她当时对于他的行为知道得详细些，她一定无论如何也不肯嫁给他的。然而因为是隔了一省，再说一个十六岁的闺女又能明白多少事情？况且她呆在女恩人的家里，本来就不如投河死了的好。于是这可怜的女人就把女恩人换了男恩人。费多尔·巴夫洛维奇这一次一个钱也没有弄到手，因为老将军夫人非常生气，不但没有给予任何东西，而且把他们俩臭骂了一顿；不过这次他本来也不指望捞到什么，这清白的女孩的非凡美貌就使他相当满意了，主要是她的天真无邪的态度使他这个以前只知罪恶地玩赏粗俗的女性美的好色之徒为之惊愕不置。

“这双天真无邪的眼睛当时在我心灵上像剃刀似的划了一刀。”——他以后说，无耻地、怪模怪样地嬉笑着。但是对于荒唐的人，连这也只是色情的冲动。费多尔·巴夫洛维奇既没有得到一点好处，就和他的夫人不讲客气了，凭着她在她面前似乎是有“短处”，又几乎是他把她“从吊绳上救下来”的，此外又利用她那种少见的温顺和口拙的性格，居然连最寻常的夫妇礼貌也完全不顾。一些坏女人就当着他的面，聚到家里来狂饮乱闹，胡作非为。我要当做一种特性报告的是，那个阴沉、愚蠢、固执、好讲理的仆人格里戈里，他和以前的太太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是死对头，这回却站在新女主人的一边维护她，用仆人不应有的方式，去为她和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相骂，有一次他甚至竟搅散了狂饮乱闹的场面，把所有聚拢来胡闹的女人赶走了。这个不幸的，从小吓怕了的年轻女人犯起了类似神经病的女人病，这种病在普通



乡下女人身上常见，得这种病的人被称做害疯癫病的女人。得了这个病，会发作凶险的，歇斯底里性的痉挛，有时甚至失去神志。

然而她给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生下两个儿子，伊凡和阿历克赛，第一个生在结婚的第一年，第二个生在三年以后。她死时，小阿历克赛刚刚四岁，虽然很奇怪，但是我知道他以后一辈子都记得母亲，自然是恍如梦中一般。她死后两个小孩的遭遇正和第一个孩子米卡一模一样：他们完全被父亲抛弃、遗忘了，也落在了格里戈里的手里，而且也是住到他的木屋里去。专制老妇人，那个将军夫人，他们的母亲的女恩人和养母，就在木屋里找到了他们。她那时还活在世上，八年来始终没能忘记她所受的侮辱。在这八年中，她经常能得到关于“索菲亚”的生活的最精确的消息，听到她生了病，而且有许多丑事包围着她，老妇人曾经两三次对自己的女食客们高声说：

“她这是活该，这是因为她忘恩负义，上帝才这样罚她。”

索菲亚·伊凡诺芙娜死后整整三个月的时候，将军夫人忽然亲自驾临我们小城，一直来到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的住宅，只在小城里一共留了半点钟，却做了许多事情。当时正是暮色苍茫的时候。费多尔·巴夫洛维奇醉醺醺地迎接她。她有八年没有见到他了。据说，她一言不发，刚一见到他，就上去给他两下扎实、响亮的耳光，拉住他的头发使劲揪了三下，然后还是不吭一声，一直冲到木屋里去看两个小孩。一眼看到他们脸也不洗，穿着脏衣服，她立刻又给了格里戈里一记耳光，对他宣布，这两个小孩由她带走，随后就领他们出来，让他们还穿着原有的服装，外面用羊毛花毯裹住，坐上马车，回自己的城市去了。格里戈里挨了这一打，像一个驯服的奴隶似的，没敢说一句粗话，还送老妇人到车旁，朝她弯腰鞠躬，恭敬地说，她“照顾孤儿将得到上帝的酬报”。“你真是一个饭桶！”将军夫人临走对他吆喝了这么一句。

费多尔·巴夫洛维奇把这事情全盘考虑一遍以后，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所以对正式同意孩子们归将军夫人教养的问题，以后也从未加以反对。至于说到所受的几记耳光，他自己还走遍全城，到处去说呢。

恰巧将军夫人不久就死了，在遗嘱里指定给两个孩子每人一千卢布，“做他们的教育费。这笔款子必须用在他们身上，用钱多少以够用到他们成年时为度，因为对于这类孩子赠送这一点钱已是足足有余，假使有人愿意慷慨解囊，那就随他们便好了”，等等。我自己没有读到遗嘱，但是听说其中的确有诸如此类的古怪内容，而且辞句十分别致。老夫人的主要的继承人是一个诚实的人，那个省里的首席贵族，叶菲姆·彼得罗维奇·波列诺夫。他和费多尔·巴夫洛维奇通了几次信，当时就猜到从他那里是挤不出他的孩子们的教

育费来的——虽然他从不干脆拒绝，遇到这类事情时永远只是想法拖延，有时甚至说得很动人。于是波列诺夫亲自关心起这两个孤儿来，特别是爱上了最小的一个，阿历克赛，所以他把他收养在家里很长时间，几乎直至成人。

这一点我要请读者最先加以注意，如果问这两个青年人所得的教育和学问应该终身感激谁，我要说，应该感激这个叶菲姆·彼得罗维奇，最高贵而且讲究人道的人，这类人是很少见的。他把将军夫人遗下的两千卢布款子保存起来不动，到他们成年的时候加上利息，每人竟有两千了。教育他们则完全花自己的钱，而且数目远远超过每人一千。他们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我还是不去多讲，只想指出一些最重要的事情。关于大的伊凡我所要报告的只是他长大时，成了一个阴沉而有心计的孩子，并不很懦弱，却似乎从十岁起，就透彻了解他们到底是住在别人家里，他们的父亲是那类连提起来都嫌丢人的人，等等。这个男孩从很早，几乎在婴孩时代（至少是这样传说），就显露了一种不寻常的，研究学问的才能。我不大知道底细，不知怎么，他几乎在十三岁上就离开叶菲姆·彼得罗维奇的家，进入莫斯科的一个中学，到一个有经验的，当时极有名气的教育家，叶菲姆·彼得罗维奇幼时的好友家中去住宿。

伊凡以后自己提到这一切时说，这都是由于叶菲姆·彼得罗维奇的“勇于行善”，他有一个想法，就是有天才的儿童应该跟天才的教育家学习。但是当青年人中学毕业，进入大学的时候，叶菲姆·彼得罗维奇和这位有天才的教育家全都去世了。因为叶菲姆·彼得罗维奇临死没有吩咐清楚，那位专制的将军夫人所遗给孩子们的钱，虽然已经利上加利每人增到了两千，竟由于我们这里完全不可避免的各种手续拖延，使他们迟迟领不到手，所以青年人在大学的最初两年内不能不吃了点苦，他被迫半工半读。值得注意的是他当时根本没有同他父亲通过一封信——也许由于矜持，由于看不起他，但是也许因为经过冷静明智的考虑以后，明白从父亲那里是得不到一点点正当接济的。无论怎样，这位青年人总算一点也没慌张，到底找到了工作，起初是每小时两角钱的教课，以后向各报馆投十行左右的小文章，讲些街头发生的事件，署名“目击者”。这些小文章听说总是写得十分有趣而隽永，很快地受到大家欢迎。

单从这一点说，这位青年人在经验和知识方面就都远胜过了大多数永远受穷的、不幸的男女学生，那些人在都市里照例从早到晚踏破报馆和杂志社的门槛，永远重复着关于翻译法文或抄写稿件之类的老一套请求，此外就想不出任何较好的办法。伊凡·费多罗维奇和报馆编辑部认识以后，就没有同他们断过关系，到了大学的最后几年，开始发表评论各种专门书籍的十分有

才气的文章，因此在文学界居然也逐渐知名了。不过直到最近，他才偶然在广大读者中突如其来地引起了特别的注意，以致有许多人当时就马上留心到他，还记住了他。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件。当时伊凡·费多罗维奇从大学毕业后，正在准备用自己的两千卢布出国游学，这时他忽然在某大报上刊出了一篇奇怪的文章，甚至不是专家也都大为注意，更主要的是，文章谈的是他显然并不熟悉的问题，因为他研究的是自然科学，这篇文章讨论的是当时各处都在纷纷议论的关于宗教法庭的问题。

他一面批评几种以前人家发表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一面表示了自己的见解。特别是语气和结论不同凡响。当时有许多教会中人简直把他当做了自己人。但突然间不但平民派，甚至无神论者也同样表示赞许，鼓掌称快。终于有些聪明的人断定，全篇文章只不过是一个玩笑，一出粗卤的闹剧罢了。我特别提起这件事，因为这篇文章当时也曾传到了我们市镇附近的著名修道院，那里的人对于大家议论的关于宗教法庭的问题是十分注意的。这篇文章到了那里，便引起了很大的惶惑。他们一看作者的名字，知道他就是我们城里的人，“就是那个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的儿子。突然，就在这当儿，作者亲身到我们城里来了。

伊凡·费多罗维奇当时为什么到我们这里来？——我记得我在当时就曾带着一种近乎不安的心情这样思忖过。这次不幸的驾临，引起了许多严重的后果，后来长时间、甚至几乎永远成了我弄不明白的一个问题。就一般推断，这位十分有学问，态度非常骄傲而又谨慎的青年，竟会忽然走进这样不堪的家庭，去找这样的父亲，真是件怪事。他的父亲一辈子也不理会他，不认识他，不想到他，而且即使儿子向他提出请求，也无论如何，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给他钱，却仍然一辈子提心吊胆，唯恐儿子们——伊凡和阿历克赛——会一旦突然跑来，向他要钱用。但是这个青年人竟搬进这样的父亲家里，和他一个月又一个月地同住在一起，而且生活得不用提多么安谧。最后这一点不但使我特别惊奇，而且许多别的人也为之诧异。我上面提起过的彼得·阿历山德罗维奇·米乌索夫，是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前妻方面的远亲，当时恰巧从他已经长期定居的巴黎回来，光临故土，耽搁在小城附近的一所庄园里。我记得他就是诧异得最厉害的一个。他和这青年人认识以后，对他十分注意，有时还不免以稍受刺痛的心情，和他唇枪舌剑，争论关于知识见闻方面的问题。

“他是骄傲的，”那时候他对我们这样谈论他，“永远能挣到钱的，现在他就已经有钱到国外去了。那么他在这里干什么呢？大家都知道他到父亲家来，并不是为了金钱，因为无论如何父亲是不会给他钱的。他并不喜好酒色，然

而老人却离不开他，两个人处得挺投机！”

这是实在情形。青年人甚至对于老人具有明显的影响；虽然老人十分任性，常常近乎存心取闹，但有时却几乎好像是还肯听他的话；甚至他的行为有时也开始显得规矩些了……

以后才弄明白，伊凡·费多罗维奇来到这里，部分是由于长兄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的请求，是为他的事情来的。伊凡从出生以来，几乎也就是在这次到这个城里来的时候，才跟德米特里第一次认识和相见，但为了一件多半是跟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有重大关系的事情，还在他离开莫斯科到此地来以前，他们就已经开始书信往还了。至于那究竟是什么事情，读者以后自然会详细知道。话虽如此，就是在我已经知道了这个特殊情节的时候，我也还是觉得伊凡·费多罗维奇像一个谜，对于他的降临此地实在无法解释。

我还要补充一点：伊凡·费多罗维奇在父亲和长兄之间当时是以一个中间人和调解者的身分出现的，长兄当时已和父亲发生了很大的争执，甚至提出了正式的诉讼。

再重复一下：这个小家庭的成员当时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团聚，有几个人甚至还是生平初次见面。只有幼子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住在我们那里已有一年光景，比两个哥哥来得早些。对于这个阿历克赛，我很难在把他引上小说正文以前先来一次像现在这样序幕性的叙述。但是也必须先介绍几句，至少是为了预先说明很奇怪的一点，那就是我在这部关于他的小说的第一幕里，就不得不把我未来的主人公穿上修士的长袍，介绍给读者。是的，他住在我们的修道院里已经一年了，而且好像准备在这里关一辈子。

第四节 幼子阿辽沙

他还只有二十岁——他的哥哥伊凡当时二十四岁，长兄德米特里二十八岁了。最先要说明的是这个青年阿辽沙并不是宗教的狂信者，至少据我看来，甚至也决不是个神秘主义的信徒。我先把我的意见说完全吧：他只是一个早熟的博爱者，所以撞到修道院的路上来，只是因为那时候唯有这条路打动了他的心，向他提供了一个使他的心灵能从世俗仇恨的黑暗里超升到爱的光明中去的最高理想。这条路所以打动了他的心，只是因为他在这里遇见了一位据他看来非同等闲的人物——我们的著名的修道院长老佐西马。他在自己那如饥似渴的心灵里对长老产生了一种初恋般的热爱。其实，要说他在当时就已经十分奇特，甚至从摇篮时代起就不同于常人，我也并不反对。再说，我已经提过，他在母亲死时还只四岁，但以后却一辈子记住了她，她的脸庞，她的